

劉汝霖著

東晉南北朝學術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卷之一

東晉

中宗元帝

建武元年丁丑（三一七）

置史官以干寶領之。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縱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臣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王納之，遂立史官，以寶領國史。

寶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

〔出處〕晉書元帝紀 干寶傳

修立學校 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驃騎將軍王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

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膚，習以成性，有若自然，遷義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以遵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鼓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息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淳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發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並入於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途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修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征南將軍戴邈亦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

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騶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并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鍾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子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治世尙文，遭亂尙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識，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晉王並納之。遂於十一月丁卯立太學。

〔出處〕晉書元帝紀 王導傳 戴逵傳 宋書十四禮志一

梅賾上古文尙書

梅賾字仲真

汝南西平人

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初領軍司馬至是爲豫章太守自稱得古

文尙書孔壁舊本遂表上之書中有序稱爲孔安國所作序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古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

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

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

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道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

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

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義，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一出處世說新語方正第五 尚書序及正義

葛洪撰抱朴子。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遂草創子書。會遭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凡十餘年，至是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之臧否，屬儒家。洪之爲人，性鈍口訥，形貌醜陋，冠履垢弊，衣或縑縷。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其自序曰：「洪體乏進取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驢而追飛兔之軌，飾」

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筆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又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閹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出處〕抱朴子自叙

晉書葛洪傳

〔附錄〕道教傳授傳

太興元年戊寅（三一八）

前趙光初元年

命郭璞王隱撰晉史

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

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王導深重璞，引參已軍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至是，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時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

〔出處〕晉書郭璞傳

王隱傳

〔考證〕按初學記十一及御覽二百三十四俱引中興書曰：『郭璞太興元年奏南郊賦，中宗見賦嘉其才，以爲著作佐郎。』故誌其事於此。

趙石勒立小學

趙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

〔出處〕晉書卷一百四載記第四石勒上

二年己卯（三一九）

置經博士。初，太常賀循上言：「尙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頽，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至是，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出處〕通典五十三

〔考證〕按晉書元帝紀，稱是年六月丙子置博士員五人。當卽此事，蓋先置者爲五人。不然則「五」必爲「九」之訛。

賀循卒。初，帝踐位，有司奏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至是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

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出處〕晉書賀循傳

〔附錄〕賀循著述表

喪服要六卷七錄

喪服要記十卷隋志

喪服譜一卷隋志

葬禮書鈔通典御覽諸書引

藉田儀後漢書禮儀志注引

會稽記一卷隋志

集二十卷錄一卷七錄隋志唐志

後趙修史 是年石勒稱趙王，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字世道，北地人。杜嘏並領經學，

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潛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頌。以張

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入，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又命記室佐明楷程

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史通正史云：『石勒命其臣徐光宗、隱、傅暢

鄭愷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與此文不同。

〔出處〕晉書卷一百五載記五

三年庚辰（三二〇）

孔衍卒 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

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辟地江東，時帝爲安東將軍，引衍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 字文規，潁川鄆陵人。俱補中書郎。太子紹之在東宮，衍領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帝與太子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

〔出處〕晉書儒林孔衍傳

〔附錄〕孔衍著述表

〔凶禮〕一卷 隋志

春秋穀梁傳訓注十四卷 隋志

漢尚書十卷 唐志

後漢春秋六卷 唐志

春秋後國語十卷 新唐志

兵林六卷 隋志

琴操三卷 隋志新唐志

漢魏春秋九卷 隋志

漢春秋十卷 唐志

後魏春秋九卷 唐志

國歷志五卷 唐志

春秋公羊傳集解十四卷 七錄

魏尚書十卷 七錄

後漢尚書六卷 唐志

春秋時國語十卷 新唐志

孔氏說林二卷 七錄（小說）

孔坦奏議策除秀孝。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後帝欲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至是，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尙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時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玩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出處〕晉書卷七十八孔坦傳

應詹上書言事。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應璩之孫也。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當洛陽傾覆之際，詹時爲南平太守，而王澄爲荊州。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嘗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

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帝以詹爲益州刺史，領巴東監，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弛。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難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尙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尙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

〔出處〕晉書應詹傳

前趙立學 前趙劉曜光初三年，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初，劉聰時，公師或領左國史，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至是平與子和苞撰漢趙紀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

〔出處〕晉書卷一百三 史通正史

四年辛巳（三二一）

議增置儀禮公羊及鄭易博士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初爲尙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轉太常，時方簡

省博士，崧以爲不可，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於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於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典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

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耶？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諂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所奏。』

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

〔出處〕宋書禮志一

晉書荀崧傳

永昌元年壬午（三二二）

帛尸梨蜜多羅至建康。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闍軌太伯。旣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庾亮周顗謝鯤桓彝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常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卞壺亦與蜜致善，須臾壺至，蜜乃斂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

「王公風道期人，下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彝嘗欲爲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敦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顒爲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顒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大孔雀王神呪一卷，孔雀王雜神呪一卷，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於後。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溫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代。自此以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後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旣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剎塚所。後有闕右沙門來遊京師，遇於塚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出處〕高僧傳卷第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肅宗明帝

太寧元年癸未（三二三）

二年甲申（三二四）